

★★★★ 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 ★★★★★



最后 一个夏天

〔苏〕康·西蒙诺夫 著

李如钰 李 浩 译



Последнее лето

东方出版社

★★★★ 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 ★★★★★



最后 一个夏天

[苏] 康·西蒙诺夫 著
李如钰 李 浩 译

I512.4
80+4
:2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8175

Последнее лето

東方出版社

被誉为“全景式”长篇小说的奠基者康·西蒙诺夫是苏联著名作家，他擅长表现恢弘的历史场景和深厚的人生哲理。本书是他的三部曲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系列的第三部，描写了1944年夏天苏联红军解放白俄罗斯的战役。

小说的主人公谢尔皮林、辛佐夫等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遭受镇压的一批人的命运。尽管他们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爱国之心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人的良心从来没有泯灭过。在祖国遭受德国法西斯分子入侵之际，他们毫无畏惧地战斗在最前线。小说充分展现了苏联军人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对祖国强烈的责任感。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200多个人物，叙述了战争中大量真实的生活细节，其中多是作者在战场上亲身的经历，所以小说具有真实生动、细腻感人的特点。更为可贵的是三部曲不仅表现了战争时期人的命运，而且在整个苏联文学史中第一次触及到了一系列尖锐的现实问题。三部曲因此曾获1974年度列宁奖金。

第十八章

离白俄罗斯战役开始的时间已屈指可数。

第一、二、三方面军应该在明天早上，也就是6月23号的早上发动进攻，而第四方面军要晚几天再参加战役。

在战争三周年之际发动进攻的地点，正好是三年前我们败得最惨烈的地方。曾经直抵莫斯科的德国“中央”军团，而今则处在我们的面前，挡在我们直抵柏林的道路上。感觉到这一点的不仅有我们，还有德国人。

从俘虏的口中得知，德军白俄罗斯防线还有一个名称“法捷尔良特（祖国）”。至于这是官方的还是士兵私下的称呼，没有什么最终意义，但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德国人的自我感受，即柏林就在他们背后了。

对于眼前将要发动的进攻我们也别有一番理解。几乎战役计划中的所提到的每一个地点都与1812年战争联系在一起，与拿破仑向莫斯科的推进及他那伟大军队的覆灭联系在了一起。参与战役决策的将军和军官们不是有意地去做这样的象征性理解，但正是以下这些城市和河流的名称向他们暗示了这一点：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鲍里索夫、明斯克、格罗德诺、第聂伯河、德鲁吉河、别列津纳、涅曼河……

而在还是春天的一个月以前，“巴格拉季昂”，这个斯大林给这次战役所拟定的、只为一个严格限定的小圈子所知道的电码代号，难道就不是这些回忆的成果吗？

以后，那些活到了战争结束以后的“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参加者，就能读到德国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他们把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称作德军的崩溃，这个崩溃就其规模和后果而言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格



勒城下所发生的灾难。

但在当时，1944年6月，所有这些既没有为德国人的军事史所记载，也没有为我们的军事史所记载。德国军团在白俄罗斯森林里的毁灭还处在被策划的阶段。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迷惑德国人，让他们对于我们将要发动进攻的时间、地点和方向一无所知，在所有的这四条准备进攻的战线上和所有的级别上的指战员都各显神通。

准备投入“巴格拉季昂”战役的有将近150万人，三万多门大炮，6000架飞机，5000辆坦克和各种自行火炮。完全隐蔽如此大规模的战备工作是不可能的。只得给德国人制造一种错误的印象：尽管到处都在进行战备，但标志着我们开始大规模夏季攻势的大突击却终究不是在这里，在白俄罗斯发动，而是从南方，从乌克兰开始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制定了大规模制造虚假情报的计划，其中包括，军队的虚假调动，假装把他们集中到了南方。这中间还伴随着各种各样最无懈可击的伪装术，无线电静默，无线电欺骗等。有一支部队还是在冬季时就消失了，它被德国人认为是最高统帅部的后备力量，因而找了很长时间。这时突然“不小心”在无线电中透露出它被调到南方，正好就是那个德国人认为最应该在那里与它开战的地方。尽管实际上这支部队早就解散了，它只是作为一套无线电信号而存在。而那些曾经确实存在过的，被调到北方的坦克军团，现在被改成了步兵的番号；他们的指挥官被暂时换了姓名；文件上被暂时盖了别的印章；坦克被装上了有车厢可以隐蔽的平车，甚至在驻地里坦克手也要戴上诸兵种合成部队的肩章，他们很乐意暂时成为步兵部队中的一员。

作为这一切的结果，当德国人开始形成一种印象时，即当他们觉得我们的大突击将不会在白俄罗斯发动，而是在南方的时候，他



们就开始提前把自己的部分预备队从北方向南方调动。游击队员们得到命令，他们要暂时减少在沿战线道路上的行动。这些路上德军在调动。对这些道路的攻击，即大规模的“钢轨战”，被安排在“巴格拉季昂”战役开始的时候，那时德国人亟须将自己的预备队从南方调到北方。

当然，那种认为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迷惑住德国人的观点是不谨慎的。但我们还是坚持不懈地、不屈不挠地、耐心细致地做这些迷惑工作；而在准备进攻时期这些工作也是不可轻视的，它们成为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之一。

这些极其严格的要求已经提前决定了我们将取得胜利。这不仅是打过三年仗以后我们军事水平提高的结果，也是我们尽最大可能用最小的牺牲来换取最大胜利的努力的证明。

战争进行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意识到了最后胜利的日益临近。但所进行的每一个新的努力都意味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这意味着，徒劳无益的努力不应该存在。不应该徒劳无益，不应该盲目冲动，否则就是对祖国人民的犯罪。在后方，一双双疲于战争的、累得发酸的手制造出了其数量是三年前四倍的坦克和是三年前六倍的飞机。带着这种清醒的意识，白俄罗斯战役的准备工作坚决而审慎地进行着。这种意识既存在于社会各界中，也存在于部队中。不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它都成为决定人们行为方式的某种主要的因素。

死亡威胁本身迫使战场上的每个人总是想拥有最好的武器和最好的防护设备。到了战争的第三年，前线上的战士们头脑中这些让他们在战争初期非常痛苦的想法已经逐渐消失，现在他们已经消除了自己装备不足，不足以对付德国人的感受。以前所缺少的一切他们都装备充足了，并且装备了现在德国人反而所没有的很多东西。



当然，即使在武器的质量上和数量上都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对于拥有这种优势的人来说，也并不是每一场战役他都能取胜。过去，这种情况在德国人那里经常存在，现在，在我们这里也经常存在。而那种可能被打死的危险仍然存在于处于炮火下的每个人那里。但那种总的感受，即现在我们拥有了在 1941 年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充足的武器装备，让在战场上的人们轻松了许多。

“我们会打仗”这一概念，指的是包括我们所有人在内的，至于“他会打仗”这一概念，指的是某一单个的人，随着战争的进展，这两个概念越来越与对自己和对别人的更高要求联系在一起。自我牺牲的积极性仍然像过去那样高，但与此同时，关于人生命的价值的观念也得到了发展。而随着这种观念的发展，各级军事人员开始比以前严肃得多地对待关于那些连续不断的牺牲是不是无谓的这一问题的。而这些牺牲在战场上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伤亡。而现在，在“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前夜，这种增长起来的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就变成了曾经被托尔斯泰描写过的那种整个军队的士气的组成部分了。

尽管谢尔皮林的部队只是那些将要参加这次大规模的白俄罗斯战役的 20 支诸兵种合成部队的一支，它的人数也是不多不少——共有十万人。而如果更准确一点，按昨天的人数统计，加上所有配属的部队，它总共有 98992 人。

“是三个梁赞的人数。”昨天，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一想到这儿，谢尔皮林就不禁一笑。当时打的可不是这个仗，而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在那时候，梁赞还是一个只有 35000 人的省城，而他还是那里的一个医学校的毕业生。

在部队的战斗地带集中了大约 3000 门大炮和迫击炮，3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几乎所有这些武器都瞄向那段 14 公里宽的狭窄地



段，那里将决定这次战役的成败。如果平均分配的话，每公里就有200门大炮和迫击炮，每5米就有一门炮，每50米就有一辆坦克或者自行火炮。当然，我们是不会那样去做的。

坦克主要用来支援步兵，但是，只有一个坦克旅除外。在强渡过第聂伯河后，它的任务是加入机动部队，迂回过莫吉廖夫，切断德军的退路。而更强大的坦克部队最高统帅部既没有给谢尔皮林的集团军，也没有给任何一个方面军。很明显，在主攻方向上将有位左右翼的几个友邻方面军来战斗。他们配有几个机械化部队，而还可能有几个坦克部队。这可不是谢尔皮林，一个集团军司令，所被允许知道的。但进行一些揣测并不被禁止。而在目前这个时候如果不做一些揣测反而是有些反常的，要知道，现在，没有派坦克在主攻方向上的仗是没法打的。

而这一切，一般来说，只不过是看到大型地图后所进行的所谓自由的联想。不论全局是怎样统筹的，在这里，在他所属的这个方面军里，主攻任务已经交给他了，一回到部队，他就不可能有时间来想其他的了。命令中规定，要在战役进行到第五天的时候解放莫吉廖夫。为了解放它，就得在解放它之前攻到它跟前，而在路上接二连三地横着四条河，每一条都需要强渡。但每一条都是难啃的骨头，要知道，河滩地都已经变成沼泽地了！

当然，不难想到，他在德军防线中心地带的任务不仅仅是拿下莫吉廖夫，而且还要把尽可能多的敌人吸引到自己这里来，以便使在南北两翼的其他方面军在突破防线后能彼此呼应，向着敌人纵深突进，然后在明斯克附近的某个地方汇合，形成对敌人的钳形攻势。这对于集团军司令来说并非无聊的空想：如果你能预见到事件的轮廓，那你就能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找不出多余的时间来想这些问题。而又无法不想。只好在睡觉的时



候想，但又必须睡觉。那些在战时形成晚上不睡觉习惯的人是在欺骗自己。当然，每天的局势都不一样，但还是不会经常出现那种晚上睡不好白天能接着睡的奇迹。而如果没睡好，那么就硬撑着眼皮子去做一部分工作。因此，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最好能保证自己晚上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而其他时间则用来工作。这不仅对个人的健康有好处，而且对事业也有利。这是经过证明的。

在谢尔皮林回到部队后的17天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只用了十昼夜的时间就突破并摧毁了卡累利阿地峡的曼纳林防线和它所有的三条防御地带。昨天攻下了维堡。于是不禁想起了过去所听到的关于苏芬战争的情况，据说那时为这个维堡花的可不是十昼夜，而是十个十昼夜，超过三个月。这又一次使他想到，我们终于学会打仗了。而现在可是在等你施展本领来摧毁防线了。

在西方，盟军终于在法国登陆了。尽管昨天在情报局发表的关于卫国战争三周年的总结报告中也说到了有关他们登陆的情况，说这是很光彩的一仗。但现在已经是他们在进行登陆的那个科汤坦半岛上连续作战的第三周了。他们还没有冲出去。当然，设身处地地想想，这并非一件易事。假设是你，要在一条小河的对岸抢占一个滩头阵地，不说别的，就算是要守住它，也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的。况且那里是海洋。的确，他们为这准备了不止一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集结任何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你的军力强大归强大，而德国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不会束手就擒。他们要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德国人，要想吃掉德国人要付出什么代价。没关系，让他们再踢腾几下吧。在那里如果盟军打得太顺利了，甚至会让人觉得委屈。尽管我们也希望他们获胜，但同时在我们心里还是一种愿望，希望他们哪怕稍微尝一点儿我们已经饱饮的那杯苦酒也好。



不过，谢尔皮林没有时间来多想这个问题。先前他还命令辛佐夫找来一张法国海岸的地图，照着上面研究一下。而在最近几天他却没时间来看。听说没有特别的变化，也就不再看了。

甚至不久前在莫斯科期间昼夜思量的那件私事，也不知为什么，现在考虑起来也像严格的饮食制度那样受限制了。但是，一旦想起来，他就会又忍不住了，这时他能做的就是，强迫自己把它从脑子里赶出去！没什么，做到了。事情一多，自然就忘了。

这几天他收到了两封信，两封长信。有好几页，双面都写满了字。这样的信他还从没有收到过。好像是那次谈话的继续。尽管她在彼处，你在此处，但读上去好像她就坐在你身边，娓娓向你尽述离情别绪，告诉你，你走后她是多么的想你。

他读这两封信是在深夜，在忙完所有事务之后，而回信则是在大清早，在公务开始之前。当然，诸如他很忙一类的话，他是不会写的。在回信中他写道，他还活着，身体很健康，遵守作息制度，尽量睡足六个小时，坚持做锻炼锁骨的体操。

只需手一动，他就能写出他爱她，这种爱远远深于他曾经的爱情。但是，一旦想到自己的过去，他的手就无法再挪动，再也无力写下这句话。

在第二封信的结尾是野战邮箱的地址……“回信请寄到这里。我后天就要出发了。”既然后天出发，当信还没有到的时候，她已经到了那里，到了那所位于右翼的相邻方面军的野战医院。她果然做了她曾经想做的事情。

读信的时候，他回忆起了她当时的话：“怎么样，把我也调到你的那个集团军吧？”而他回答道：“不行。”现在他则非常希望她是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

回到部队后，他好像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 17 个昼夜那样紧张



地工作过。

整个战争期间，他像所有的指挥员一样，一直想拥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供自己支配。战争期间你永远不会认为自己的某件东西是多余的。这一次，当他回到军中时，他发现自己部队的编制比以前扩大了两倍，这使他无法向他自己掩盖自己所体会到的激动之情，尽管他能瞒过别人。如此大的家业他还从没有指挥过呢。他曾经指挥过最大的一次是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只不过是八个师。而更经常的是五六个师。但 13 个师的情况还从未有过。为了支援这次进攻，调来了 12 个重炮兵团、一个担负突破任务的炮兵师、几个近卫迫击炮旅和两个反坦克旅。尽管没有调配机械化部队到他的集团军来，他的部队编制里除了自己原来编制的坦克以外，终归还是增加了三个坦克旅和两个自行火炮团。而派来的几个工兵营、舟桥部队和其他的工程部队还是不断地向他提醒，还有很多水上障碍等着部队去克服呢。

进攻前夜，集团军这个家业……你能想像得到这是什么吗？拿什么和它比较呢，如果这不是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环境中的某个地方？大概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较。因为，在和平环境中，任何一种责任也不能与现在负责这份家业的人肩上所担负的责任相比。

现在，战役发动前，对于谢尔皮林的上级和下级来说，与谢尔皮林眼前要进行的事情不相关的他的人格已经不具有任何意义了。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有意义的只有一点：他是否能够完成交给他的任务。还有，在严格完成所有任务的同时，他能否减少预期的伤亡，进而保全一些人的性命，还是与此相反，让死亡人数超过人们的预期。

他认为别人对他的那种观点是合理的，因为他本人也正是那样来看待别人的。他满腔的激情，一生的阅历，30 年的军旅生涯，包



括在部队中、在军事院校里和在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所有的辛酸苦辣，所有的得失，包括他所形成的对人的信任——这一切他现在都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战役的准备工作中去了。他把所有从战争中所获得的东西都又投入到战争中去。

为将要发动的进攻做好准备意味着什么呢？是指突破德军的阵地、打垮德国人、强渡过那四条河、攻下莫吉廖夫，并且要在指定的期限内完成任务吗？是的，是这样。但这还远不是全部。除以上几点外，还要求他用最少的人力和物力损失来完成任务。攻入莫吉廖夫时，要的不是筋疲力尽，而是应该还能继续战斗。达到目标，不做无谓的牺牲，这只是大而空的话，而在战争中一切都是具体的：在一种情况下的牺牲是无谓的，而在另外的一种情况下，同一种牺牲就不是无谓的，而是必要的了。在这些话后面应该有思想和行动。不是简单地要求下级：“珍惜生命！”战场上的这种要求，如果没有其他东西来支撑，就仅仅造成了气流的振动，就仅仅是夸夸其谈。听到没，将军都说了些什么，要珍惜生命！如果没有具体的行动，这种话只能让傻瓜流泪。哪一个首长说过不要爱惜生灵？这种首长全军也找不到一个。而现在要做得就是既要取得胜利，也要真正地珍惜了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军事艺术。

对人的真正关心同时也是对事业的关心：如果今天在进攻中牺牲的很多人都是原本可以活下来的，那么明天还有几个人跟你去打仗呢？如果部队在进攻前装备了他能装备的一切，这就是关心人的开始。在突破地带，在步兵背后的每公里都有 200 门火炮在痛打德国人，这是对人的关心。在突破地带，有坦克在配合步兵前进，这也意味着对人的关心。弹药配备充足，这是对人的关心，也就能保证不会产生多余的伤亡。按照今天的报告，除了那些方面军的野战医院外，在集团军中还准备了 7600 个床位，这也关系到了很多人



的生死存亡，这意味着，我们能第一时间将所有受伤者送到医院来抢救！先进的医疗站所处的位置也与士兵生死攸关。关键不在于有多少人中了弹片。伤了多少人，就是多少人。而问题在于，伤者在受伤后的第几个小时和第几分钟能被送上手术台。为了亲自体验医疗救护工作的准备情况，今天一大早，在进攻前的最后一天，谢尔皮林又一次叫来了集团军卫生部主任，要当面听取他的汇报。听汇报的还有扎哈洛夫。就像在三天前对工程技术保障方面的一些计划作了修改一样，今天也对伤员的后送计划作了一些修改。

以下因素决定了有多少步兵会伤亡，多快才能通过障碍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打通德国人的障碍区和雷区？是用人工爆破的方式来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呢，还是用小车将爆破弹药运过去，然后炮轰整个布雷区，使这些弹药发生传爆，从而扫清通道？同样的情况存在于渡河问题上。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这些材料需要多少？我们强渡的速度越快，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小。

最后，步兵自己对进攻所做的准备工作，就是在我们的后方对那些将要参加战斗的士兵所进行的一个半月的所有训练。他们训练得怎么样，这一点关系到战役的成败。如果他们紧跟着火力网前进，那就不会有大的伤亡。而如果他们落后了，卧倒了，错过了时间，那就别指望再能爬起来！在接近实战条件下强渡河川的训练和紧跟我军火力网前进的训练中，由于弹着点过近而牺牲了四个人，伤了二十人。尽管非常令人痛心，尽管付出了伤亡，这也正是为了以后能不再遭受非常巨大的损失。

昨天，在突破地段进行侦察时，有一个爱拍马屁的家伙挨了巴丘克的一顿臭骂。巴丘克这样做是对的。那家伙想讨好他，说什么方面军的司令是太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了，尽管他非常勇敢，也不应该在前沿阵地爬来爬去。一发觉其中的小把戏，巴丘克就发作了。



发作得好。应不应该到前沿阵地去，由自己决定。如果还很想亲眼看看，亲身体会一下你自己的部下将要奋不顾身地投入冲锋的地方的实际情况，那么为什么要拒绝自己的打算呢？

诚然，集团军或方面军司令的生命是宝贵的。如果他被打死了，没人能用面包瓢再捏一个人来替他。然而，在自己还有权来考虑，来修正一些东西的时候，怎么能拒绝自己，不让自己去亲眼看看敌人的前沿阵地呢？怎么可以能轻视这些呢？任何人也不会愿意去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但如果一次也不迫使自己把这件事看作是次要的，那又怎么能去打仗呢？什么是比别人勇敢呢？是拿起武器来毫不犹豫地杀人吗？但是，难道我们会认为那种争着去杀逃兵的人就是勇敢的吗？他真的勇敢吗？勇敢的人，不是那种能去杀人的人，而是那种不怕死的人。更准确地说，是那种尽管怕死，但在需要的时候，还是毫不迟疑地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的人，尽管他可能会被打死。

人们为什么要把逃兵枪毙，要把他叫做祖国的叛徒呢？是因为他想当叛徒吗？或者是因为他想为德国人做点善事，而给我们带来厄运吗？情况多半不是这样。他并不想让德国人捞到什么好处，更不想让我们交上厄运，他仅仅是想比别人多活几天。让别人代替他去死吧，而他自己要活下去。如此而已。于是就得枪毙他。没有别的办法。最低也得把他们送进惩戒连。去吧，用自己的鲜血为自己赎罪吧，尽管不愿意，也得变得更加英勇。

而还有一些人，他们喜欢在大家面前夸赞首长的勇敢精神，说他太不爱惜自己那宝贵的生命。这些人多半是胆小鬼。因为那些勇敢而且细心的人从不会讲这些空话，而是不做声张地走在首长身边，不做声张地用自己的身体来掩护他。

近两个月来，集团军的上上下下都在为这次战役做准备，上至



集团军司令部、政治部，下至各军兵种的司令部和后勤司令部都累得够钱。现在，这项工作基本结束了。所有部队都进入了阵地，炮兵也已经到位了。只等明天早上，在万炮齐鸣中，将坦克和自行火炮部队从待命地调入出发阵地。

直到最后一刻，在突破地带担任防御任务的都是一一师，谢尔皮林原来所在的师。现在一一师已经被调到了后方，调到了第三梯队。现在在它原来的位置上的是四个步兵师。

第一梯队中要发动进攻的各团的先头营现在应经进驻到前沿阵地的掩体里。那里以前是一一师布置的一条松散的散兵线。这次换防用了两个夜晚。应经提前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使这次换防进行得不声不响，不为德军所察觉。昨天和今天驻防进去的部队，一点儿也没有暴露出自己的存在。他们密切地注视着德军的一举一动。

那些师级和团级的指挥官，以及大部分营级军官已经来过这里，侦察过这里的地形。但是各连各排的指挥官、中士和一般的士兵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第一次到前沿阵地上。而正是他们要在明天首先发动进攻，因而他们也应该熟悉，应该适应眼前的一切。

也就是在那两个晚上，继第一梯队的各师到位后，第二梯队的各师也紧跟着推上来了。

为了使所这一切进行得准确有序，行动迅速而又不动声响，这就特别需要所有司令机关和后勤机关进行大量紧张而有效的工作。

昨天一整天还有今天整个早上，谢尔皮林都在部队里。在从部队回来的路上，他一直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他这个集团军所在的这一地段，这辆战争机器已经调试好了，加足油了，润滑完毕了，现在只等去发动了。

尽管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因为部下或大或小的错误，他忍不



住发了好几次脾气——没有这是办不成事的——在回去的路上，他的心中还是充满了对大家的感激之情。其实，说句实在话，没有千千万万各尽其责的人们的忘我劳动，你一个人是毫无办法的，你就什么也不是，你就软弱无力。尽管也有这种清醒的认识，现在坐上这个集团军司令的位子后，他就形成了坐这个位子所必需的习惯，要经常去说“我命令……”要经常去写“我决定……”这就妨碍了他的这种清醒认识。

绕了一段路程，谢尔皮林来到了原来司令部的所在地，现在后勤部的驻地。在那里他停了半个小时。

同自己这个后勤副司令交谈几句后，他结合近日在前沿阵地所看到的情况发布了几条指令。然后他看了看今天早上，也就是6月22日早上提交的，最新的关于物资供应情况的综合报告。

除了极个别的地方，报告中所列的东西是符合计划要求的。对师属炮兵部队和重炮部队的炮弹准备情况尤其令人满意，这一点让谢尔皮林感到非常高兴。平均下来，每门炮拥有三个半到九个弹药基数！汽油的备用量是四个半基数，这就足以保证在进攻中及时运送弹药。为战马准备的燕麦和大麦够用17个昼夜。这意味着，就是用战马也能够推进。这些战马现在还是很管用的，没有它们，要想在白俄罗斯这片大沼泽上行进可就难了，特别是在多雨的季节里。

谢尔皮林对后勤副司令说了几句感激的话，可把他给乐坏了，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能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简直是令人大出所料。要知道，在这种时候，人们总是再问他要这要那，稍不满意，他就成了出气筒。离开后勤部后，谢尔皮林又驱车驶向自己原来所在的一一师。在从前沿阵地撤下来之后，一一师驻扎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师长阿尔捷米耶夫和参谋长图曼年都在。他们已经两个晚上没睡觉了，一直忙着把自己的部队从前沿阵地撤下来，而现在，他们可能是才起床，两个人正在师部吃饭。

谢尔皮林没有和他们一起吃饭，而是要了一杯茶来喝。

师长和参谋长两个人的脸都显露出不满的神情。其实他们早就理解，他们的部队已经在绵延甚远的前沿阵地上受了很长时间了，需要换口气了。在进攻前需要把他们换下了，编入预备队，以便使他们得到休整。理解归理解，但是要你把你的那块地段送给别人，并且你心里也明白，明天或后天人家就要投入战争，一马当先，冲入德军挖的那些战壕——正是那些战壕，你眼巴巴地守望了两个月的，它们曾经是如此的唾手可得呀，而今……怎么能让人可以高兴得起来呢？

“看得出，对集团军指挥部有气呀？”

图曼年没有吱声，阿尔捷米耶夫则承认了。

“是的，确实有气，司令员同志。”

“哎呀，还加上了‘确实’两个字呢，”谢尔皮林微微一笑，“快消掉了吧？”

“只要可以参加战斗，气就消了。”

“要是这样，就是说，很快就要消了。”

“很快吗，司令员同志？”阿尔捷米耶夫问道。这句问话中包含着一种希望：或许谢尔皮林事先已经深入考虑过什么时间把他们这个师投入战斗这个问题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不是简单的。不管师长多么希望及早地投入战斗，集团军司令的想法却正好相反。他希望把留作预备队的几个师尽量晚地投入战斗。在什么样的地段把预备队投入战斗呢？是在前沿阵地还是在敌人的纵深？是能把预备队毫发无损地送到敌人的

